

红石镇伏击战

□ 赵延垒 李文良



1947年4月3日6时，伴随着猛烈炮火，红石镇（今位于吉林省柳河县）伏击战正式打响。炮火急袭后，东北民主联军指战员顶着寒风，对当面敌人发动勇猛冲击。这场战斗仅仅持续了10个小时，却诞生了一个惊人的纪录——敌我双方人员损失达到25∶1。东北民主联军以阵亡7人、负伤319人的代价，给国民党军1个师又1个团的部队以毁灭性打击。

定下决心

1947年3月下旬，东北民主联军和国民党军在“三下江南，四保临江”战役中的较量走到最后阶段。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调集11个师约20个团的兵力，分三路对临江地区发起第4次进攻。担负主攻任务的中路部队约10个团，其主力是第13军第89师，另有第54师、第2师、新编第22师、暂编第20师等各一部。3月27日，国民党军发起攻势后，左、右两路部队行动谨慎迟缓，中路第89师却呈冒进之势。此时，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在正面战场的主力部队仅有第3、第4纵队的4个师，敌我力量对比悬殊。面对国民党军咄咄逼人之势，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辽东

分局书记、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陈云，在临江主持召开了辽东分局和辽东军区直属机关干部会议。参会人员一致认为，无论战争多么残酷，都要打下去，只能打胜，不能失败。陈云反复向参会人员，对这样的决定后悔不后悔，大家一一表态“不后悔”。

3月31日晚，辽东军区第3、第4纵队领导在第3纵队指挥所四道沟子研究作战计划。会议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方案：一是首先歼灭国民党军暂编第20师，因为该师属于国民党滇系部队，战斗力一般，且处于战线外侧，易于歼灭；二是歼灭第89师，因为该师是主攻部队，一旦将其消灭即有可能粉碎敌人进攻，且该师刚从热河调来，对附近气候地形等情况均不熟悉。经过激烈争论，上级最终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。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部署为：第3纵队第7、第8师，第4纵队第10师（欠1个团）担负围歼任务；第3纵队炮兵团配属第7师作战，辽东军区炮兵团和第4纵队炮兵团配属第10师作战，以上部队合计21000人左右。第3纵队第9师等部队控制湾口镇等地，阻击国民党军增援部队。

示弱诱敌

4月1日，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第89师第266团一个营进至红石砬子，第89师主力和第54师第162团随后跟进。同日，东北民主联军第8师第23团第3营和第10师第29团第3营进至红石砬子西北高地，与敌发生接触性作战。为将国民党军引诱至红石镇地区加以歼灭，东北民主联军故意分散展开，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敌人，并且仅使用轻武器，只后退不前进，在转移阵地时，也故意显得混乱慌张，造成是地方部队或者是游击队的假象。

国民党军看到这一情况后，判断当面东北民主联军部队是在掩护主力转移，于是一路紧追不舍。4月2日14时，国民党军进至红石镇、油家街一带。当日15时，国民党军发动攻击。东北民主联军再次撤退。黄昏时分，国民党军就地宿营。由于对东北地区气候不适应，加上轻敌大意，国民党军没有构筑任何防御工事，没有进行最起码的战术展开，对前进道路两侧的制高点，如兰山主峰、红石镇东南高地等均未派兵控制。

在此前后，东北民主联军广大官兵克服极端寒冷气候的影响，借助黑夜和积雪掩护，在红石镇周边隐蔽展开。第3纵队第7师为右路，首先在二道沟、小城子、马家店地区展开；第3纵队第8师为中路，坚守歪头砬子、严家街、李家油坊一线，做好向红石镇突击的准备；第4纵队第10师为左路，首先在小堡、高丽道子、张家街地区展开。三路部队隐蔽行动，从两翼悄悄迂回，占领关键高地，对当面国民党军形成四面合围、居高临下的有利态势。

4月3日凌晨，东北民主联军完成对国民党军第89师和第54师第

162团的包围，3个炮兵团跟随步兵隐蔽开进，一直前进到距敌前沿仅1000米到3000米的阵地，做好射击准备。6时，3个炮兵团同时开始炮火急袭。数十门重炮和数百门迫击炮，瞄准国民党军炮兵阵地，连续进行了约10分钟的摧毁射击。由于缺少防备，国民党军毫无还手之力。后来被俘虏的第89师副师长张孝堂承认：“你们真行，没想到你们这么厉害，几分钟的工夫，就把我们的部队打得稀巴烂。”东北民主联军的3个炮兵团随即转移火力，支援步兵第7、第8、第10师的进攻。

突击决胜

趁国民党军惊魂未定之际，东北民主联军步兵立即发动迅猛突击。7时，第8师占领歪头砬子主峰阵地，关闭了敌人的前方大门。8时左右，第7师攻占野猪沟、梨树沟、八宝沟、六盘家子及以南高地，把敌人压迫于兰山脚下。第10师攻占了高丽道子、小通沟、西腰沟屯及周围高地，师警卫营在瓮圈岭与第7师取得联系，封闭了国民党军向西南方向的逃路。在此之后，东北民主联军以油家街为中心，在方圆30公里的范围内向国民党军纵深进行渗透穿插，分割围歼。

国民党军见大势已去，纷纷向兰山方向溃逃。东北民主联军各师缩小包围圈，迅速向兰山、红石镇、油家街、张家街以西推进。3个炮兵团紧跟步兵向前转移阵地，在有效射程内，以最快的射击速度、最猛烈的火力，对准敌人的密集队形，实施拦阻射击。13时左右，第7师占领兰山主峰，第10师攻占大花斜及其以西高地，完全切断国民党军逃跑道路。

一些东北民主联军指战员后来在回忆中，对当时战斗情形进行了这样的描述：“（国民党军）指挥官根本掌握不住军队，人喊马嘶，鬼哭狼嚎，汽车、马车、小炮、大炮为了夺路，横冲直撞，挤满了道路原野……”“枪弹暴雨般向敌群扫射，战士们踏着过膝的积雪，迎着刺骨的寒风向敌人奋勇冲击……”

官兵在勇猛冲击的同时，灵活使用心理攻势。许多战士高喊：“缴枪不杀，优待俘虏。”一些解放战士也跟着喊：“我们是195师解放过来的，共产党确实优待俘虏，缴枪不杀，这里待我们很好，你们快过来吧，如果顽抗到底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”看到败局已定，大批残余国民党军放弃顽抗，纷纷从山洞、山沟、雪窝中走出，按照指定路线到俘虏群中集合。当日16时，红石镇伏击战结束。

红石镇伏击战仅仅用了10个小时即大获全胜，共击毙国民党军660余人，俘虏7500余人。东北民主联军仅阵亡7人，负伤319人。此次作战，东北民主联军还缴获各种火炮96门、火箭筒33具、枪支3439支（挺）、汽车23辆、军马613匹、电台10部。

（摘自2022年1月16日《解放军报》）

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——李大钊

□ 任丽颖

“壮别天涯未许愁，尽将离恨付东流。何当痛饮黄龙府，高筑神州风雨楼……”在河北乐亭县的清平书社，悠扬的三弦琴声伴随着悦耳的大鼓声，李大钊的故事再一次被鼓书艺人唱诵……

“我唱了一辈子乐亭大鼓，很多是歌颂英雄、才子佳人的曲目。但其中，我最喜欢唱的就是李大钊。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，也是我们乐亭人。”大鼓艺人戴雨艳说。

在河北唐山乐亭县，随处都可以见到“大钊精神”的痕迹。马路两旁的宣传栏里歌颂着他的事迹、展示着他的图像；在李大钊纪念馆，不同年龄层的市民利用节假日主动来这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；孩子们玩耍时细数革命英雄，李大钊永远是他们最初的选择。

李大钊，字守常，河北省乐亭县人，生于1889年10月29日。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。1913年冬，他东渡日本，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。

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后，他积极参

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，起草的《警告全国父老书》迅速传遍全国，李大钊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。

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，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，他先后发表了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》《庶民的胜利》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等文章和演说。1919年，他又发表了《新纪元》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。

1920年3月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。10月，在李大钊发起下，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。1926年3月，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反对日、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、吴佩孚的斗争。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，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。

1927年4月6日，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，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，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。李大

钊备受酷刑，在监狱中，在法庭上，始终大义凛然，坚贞不屈。4月28日，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，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。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，从容就义，时年38岁。

在纪念馆内，李大钊的铜像威严肃穆，不时有民众过去献花并默默瞻仰。雕塑下方石台的背面，刻写着碑文：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，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。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。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，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。

（摘自2018年4月27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

打莘县，八路军擒贼先擒王

□ 佟雪辉

1939年日伪占领山东莘县后，伪军头子刘仙洲被日军任命为“模范县长”，率部驻守莘县县城。不久，中共莘县县委委派共产党员范永堂等人打入敌人内部，在刘仙洲的伪军中发展了多名共产党员，并建立起地下党支部。经过多年工作，地下工作者在莘县伪军中争取了一部分力量。

1944年，随着抗战形势进一步好转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向敌人开展了局部反攻。春季攻势后，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区和冀南军区于5月合并，成立了新的冀鲁豫军区。随后，冀鲁豫军区军民向敌人发起更加迅猛的攻势，接连收复了大片地区，将敌人伸入根据地腹心区的封锁线和据点一一摧毁。

1944年7月，根据范永堂等提供的情报，冀鲁豫军区七分区司令员赵健民在程营召开军事会议，具体研究了夺取莘县县城的作战方案。

7月31日夜，赵健民指挥新八旅二十二团、军分区基干团和各县基干大队秘密来到莘县县城外，并做好了战斗准备。同时，赵健民派出一个连和部分地方部队，分头埋伏在距莘县城10公里的公路两侧，据守要点，并挖断公路数处，防止敌人乘汽车来增援。

8月1日零时30分，在范永堂等的策应下，八路军主攻部队首先从西城门进城，按照预定计划分别扑向敌人各住所，与此同时，地下党员赵绪绅等人夺取了全城制高点——燕塔的控制权。

八路军突击连进城后，由范永堂带路一路奔向伪军保安司令部。由于当夜下雨，突击连身穿雨衣跟在范永堂身后一路前行，因此顺利通过敌人岗哨，很快来到伪保安司令部。战士们不放一枪就解决了伪军“突击队”和“剿共班”，活捉了伪军司令兼县长刘仙洲。八路军各部得到消息后，

同时向城内四个中队的伪军驻地发起进攻。敌人失去指挥，顿时乱了阵脚。战至上午10时，县城内伪军被八路军全部歼灭。

当天下午，赵健民接见了被俘虏的刘仙洲，向他宣讲了政策，并要求他奉劝城外据点的伪军投降。刘仙洲立即给王化、张屯、马厂、十八里铺、赵庄等据点的伪军写了劝降信，并跟随八路军敌工科指战员到各据点外喊话。各据点的伪军看到大势已去，除少部分溃散外，大部分纷纷投降。

此次战斗，八路军消灭敌人100余人，俘虏伪保安司令以下2000余人，缴获迫击炮1门、轻机枪12挺、步枪1000余支、短枪100支、掷弹筒10余个、迫击炮弹300发、掷弹筒弹600余发、飞机炮弹50万发。敌人储藏的几百万斤小麦也被缴获。

（摘自2022年3月17日《人民政协报》）

黄崖底战斗：因敌用兵巧布阵

□ 戚苏源 陈 吟



正在设伏的第386旅官兵

军可以利用山地掩护，居高临下集中火力，有利于达成歼灭敌有生力量的作战目的。

综合考虑后，其具体部署为：第386旅771团在黄崖底以南凤居村设伏，占领附近北山一线阵地，对敌实施正面攻击；第772团在黄崖底以东叭家庄一带高地设伏，对敌实施侧翼攻击，协助第771团，并以少数兵力对黄崖底村进行游击警戒；师指挥所部署在黄崖底附近的山顶后侧，师炮兵营随师指挥所行进，负责遏制敌人火力。

善用“诱饵”，引敌入瓮。为了将

崖底，而这一带河谷便于我军部队设伏。尤其是黄崖底两侧均是绝壁，虽不易对敌发起冲锋，但非常利于对敌进行火力伏击。于是第129师师部决定在黄崖底对敌进行伏击，之后便将任务交给了时任八路军第386旅旅长的陈赓。

接到命令后，陈赓带人到黄崖底一带进行了细致的实地勘察。从整体地形看，这里北部平缓、南部陡险，南界都村往南，河道越来越狭窄，两侧山峰也越来越高，在黄崖底正好形成一道天然的险要关卡，加之途中有一大道的沟、坎、坡，有利于我兵力隐蔽，达成节节抗击、诱敌深入目的。从黄崖底的局部地势上看，黄崖底两侧都是几十米高的绝壁，易守难攻，既能延缓敌人兵力反扑冲锋的速度，也限制了敌人的观察视野，使我军在炮火攻击时能够分散隐蔽，有效避免伤亡。另外，我军能够从两侧形成夹击，利于对敌进行火力打击，有利于掌控战斗的主动权。从具体地形看，如果日军行进至黄崖底，只有一个处于我火力射程范围内的河滩便于集结，但河滩地形开阔，敌人无法隐蔽，完全暴露在我火力覆盖之下，我

黄崖底战斗是八路军第129师386旅于1937年11月2日在山西省昔阳县东南的黄崖底，充分利用两侧绝壁地形，采取小股兵力诱敌、据守高地抗敌、集中火力歼敌的战法，成功对日军实施的一次伏击战斗。此战，八路军毙伤日军300余人，自身伤亡仅30余人，是一次以较小代价取得较大胜利的伏击战。

利用地形、巧设伏击。1937年10月，正当忻口战役进行时，日军分兵向晋东南地区进攻。因为日军进攻突然，山西东南门户娘子关和九龙关顿时陷入危机。为阻止日军向娘子关进犯，八路军第129师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，在晋东南地区寻机歼敌。第129师向晋东南地区集结，国民党军队却主动退却，忻口战役刚刚进行不久，国民党军队就全线溃败。10月中旬，日军相继占领娘子关和九龙关。九龙关和娘子关的失陷，使得日军更加深入山西腹地。为保卫太原，阎锡山不得不调集主力屯兵于太原周围，晋东南地区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。1937年10月下旬，日军第109师团经九龙关向山西省进犯。为打击和迟滞日军的进犯，八路军第129师师部率第386旅于10月31日进至山西省昔阳县城以东地区。11月2日，日军第109师团第136联队1个大队由九龙关向昔阳进犯。我军决定寻找战机痛击日军，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在分析地形后认为，日军若要进犯昔阳，必须经过昔阳以东的南、北界都和黄

军利用地形优势，投掷数百枚手榴弹，随着爆炸声的响起，日军的冲锋队形再次被冲散。日军两次反击都被我军粉碎，已经无力突围。刘伯承见状，立刻令第771团集中全部火力向崖底日军发起进攻。在我军的猛烈进攻下，日军兵力无法展开，龟缩一团，再度退至黄崖底村，利用土坎和窑洞掩护，组织构建工事，固守待援。我军在大量杀伤敌人后，为防救援军赶到，审时度势，果断撤出战斗。此战共击毙日军300余人、军马200余匹，缴获长短枪百余支、电台一部。

这一仗不仅载入我军史册，也令日军非常震惊，日军随军记者在日本国内的报纸上发表题为《过天险的黄崖底》报道，再现了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和日军惨不忍睹的败局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黄崖底战斗不是一次孤立的胜利，它开启了第386旅的连胜之路。这支精锐之师在陈赓的率领下，于11月9、10两日，又在广阳、胡村及安丰镇地区，痛击日军第20师团的一个加强联队，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士气，也提升了自身对日作战的信心。

（摘自2022年2月17日《中国国防报》）

